

雪山下的村庄

雪山下的村庄
范稳 著 + 摄影



范稳.....著 + 摄影

中国青年出版社

雪山下的村庄

范稳、、、著+摄影

中国青年出版社



目录

编者的话

到目前为止，尼西乡的海湾村还不是一个被旅游热开发了的村庄，这使它相对完整地保持了一个藏族村庄所应具有的所有特征——宁静、自然、纯朴、敬爱感怀，山花烂漫。虽然村庄里的日子并不富裕，但是人们生活得不慌不忙，充分享受幸福。

第一章 印在大地上的水墨画 ——尼西

1. 农耕 / 5
2. 饮食 / 12
3. 房舍 / 15
4. 神山 / 24

孙晋其林现在已画了一个“国际知名人士”。这个中年孩子坐在他的作坊里，就像我们坐在电脑前一样，一丝不苟地面对着手中的活计，首先想到的是把它做得尽可能好，在灵感闪现的时候，便创造出让人瞠目结舌、赞叹不已的东西——或者说是艺术品吧。

第二章 土陶艺人

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村庄，许多人在公路对面看到它时，心中都充满了迷惑和感动，迷惑人们为什么把村庄建在如此险峻的地方，感动藏族人民坚忍的生存力。

第三章 肯古村 ——建在悬崖上的古碉楼

一场藏式婚礼就是一场藏族民间民俗文化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一次藏族情歌和舞蹈的大展演。无论是举办婚礼的主人，还是应邀来的客人，都是婚礼上歌与舞的表演者。

第四章 歌声中的藏式婚礼

是谁最先发明了这种舞蹈现在已经无可考证，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它是藏族人在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中逐渐完善起来的，人类一切艺术形式的起源莫不如此。

第五章 乡村华尔兹 ——尼西情舞

在这个村庄里，你可以轻易地碰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从南腔北调的中国人到高鼻子蓝眼睛的老外，村庄里调调悠扬，琴弦林立，舞姿煞然浪漫，有时则获得过清静的位置都没有，就像我们在闹市区一般。村庄的开放程度和发展变化常常超乎人们的想象。

第六章 镜子映照的灵魂——明永村



◎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半叶的100年的时间里，上帝的使徒在澜沧江峡谷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几个村庄作为立足点。位于西藏自治区芒康县的上益井村和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的茨中村、茨菇村、巴东村、维西县洛落坝村，就是耶稣基督在澜沧江峡谷至今硕果仅存的几个教点。

147

第七章 澜沧江峡谷里的教堂

◎现在茨中村的人们已经能坦然面对民族与宗教这个令全世界最聪明的政治家也大伤脑筋的问题。文化的多元，信仰的力量，以及藏族人的善良美德，使他们似乎很轻松地就掌握了化解不同宗教之间差异的法宝。

163

第八章 茨中村，多元文化的调色板

◎乡村里的圣诞之夜是真正宁静平安的夜晚，是最能感受到天籁或者说是上帝的地方。这里没有嘈杂的人流车流，没有五颜六色的灯光，也没有需要挤压的高楼阻挡人们仰望天国的目光。

193

第九章 乡村教堂里的平安夜

◎教民百多罗现在是村庄里的五保户。他的命运似乎与教堂紧密相连。童年时他在教堂里长大，成人后他也走不出教堂的阴影。我总认为他是一个在回忆中过日子的人。尽管外面阳光灿烂，可他似乎仍愿意躲到回忆的阴影里。

211

第十章 教堂外面的阳光

◎在藏族人的节日里，没有舞蹈和歌声是不可想像的。哪怕是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与藏族文化传统本身没有一点关系，可是既然这个节日是由一批信奉耶稣的藏族人来庆祝，天使的歌声里便有藏族人高亢激越、真挚虔诚的嗓音，我认为这真是一件让上帝也会感到欣慰的事情——如果他听得见的活。

219

第十一章 天使的歌声

232

后记



编者的话

本书描述的是位于卡瓦格博雪山下、澜沧江峡谷中的几个藏族村落。它们生存于独特的地理环境、丰足的精神世界与简陋的物质条件之间，与外界相隔遥远，连出趟门可能都要跋山涉水，却能在不经意间夺人心魄，至少对于作家范稳是这样，对于自愿去藏族村子里教书，并把生命留在那里的马骅是这样，而我——一个目前为止尚无缘分身临其境的人，也已经对那里心向往之。

或许是由于那里雄奇壮美的自然风景？千辛万苦的生存条件？抑或是由于那里人们顽强坚忍的脾气秉性？超脱宁静的处世态度？范稳在书中提供的可靠细节和想像空间，将为我们提供缕缕线索。

范稳的这部作品，得益于他的“文学立场”：在大地上行走和学习，在书房里阅读和写作。多年来，他一直在藏区进行实地采访和田野考察，在与当地普通藏民的水乳交融中，体验他们的文化、信仰和生活方式，寻找种种鲜活的细节，创作长篇小说《水乳大地》期间又对藏族等少数

民族文化和宗教进行了系统地研读和梳理，因而他的反映藏族题材的作品平实（这是我刻板地要求他的）而言之有物，理性而充满激情，引领着厌倦了紧张喧嚣的都市人去体验藏族人的生活智慧，舒缓自己的疲惫心灵。

而我所能做的，就是将该书的内容以尽量好的形态呈现出来，同大家分享，也算是略尽我对这些村庄的一点敬意吧，因为在我心里，这些范稳的村庄也是我的村庄了，是我从今以后会时常怀想的地方。



茅 蓓

2005年元月于北京

◆与设计师一起讨论设计方案





第一章

印在大地上的水墨画——尼西

雪山脚下的村庄是有福的。

这是我在藏区游历多年后,对那些散落在雪山峡谷里如玛瑙似碧玉的藏族村庄的由衷感叹。它们不是中国大地上你随处可见的那些炊烟四起、鸡鸣狗吠、农事繁忙、被现代化的潮流冲击得七零八落的村庄。雪山脚下的村庄远离尘嚣,高高在上,像一个安详的智者,洞悉着它身下云飞雾走,四季轮换。它们的海拔一般都在3000—4000米以上,千百年来享受着雪水滋润。它们身后的雪山更是高耸于海拔5000—6000米之上的天庭。万年的

◆ 山岭上的村庄,经常云遮雾绕,从峡谷底望去,犹如仙境。





冰川，千年的积雪，宁静、纯洁、威严、悠然、淡泊，仿佛是一个梦，又仿佛天国之景象在人间再现。但它永恒地悬在你的头上方，让你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梦里还是在梦外；那些雪山下的村庄又是你疲惫的身心中的某种意境，当你在城市的车水马龙中厌烦透顶了这忙碌的生活，当你感到人生的空虚和迷惘，想到活在当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时，你倏然想起那雪山脚下的村庄，想起村庄里纯朴善良的人们，你麻木的心灵深处会不会油然升起某种感动？

●壮美的梅里雪山，雪山前面的村庄名为飞来寺。

甚或，是否会像我一样，每当这种感动涌起时，要么点一支烟，怅然若失；要么恨不得插上双翅，飞到那些圣洁的雪山和宁静的村庄上空，降落，并融入其中。



雪山脚下的村庄一般都不大，大的十几二十户，小的只有三两户人家。但是它们具备了一个村庄的所有特征，勤劳的人们，醇厚的民风，繁衍的牲畜，袅袅的炊烟，飘飞的经幡，庄严的白塔，以及居住在雪山上的护佑着村庄的神灵。

很久以来我一直想在某个藏族村庄里住上一段时间，像我这种自小在城里长大，又没有乡村生活经历的人，这种机会并不是自我放逐，而是极其难得的文化体验。在这个都市化进程呼声日高的时代，城市周围的村庄纷纷被迅速膨胀起来的水泥楼群淹没，社会舆论为一个个曾经古朴的村庄成为一座座具有现代化色彩的市镇而欢呼。一群群从小在村庄里长大的年轻人，远离了自己牧歌悠扬的村庄，来到城市，成为城市的打工者，甚至城市的



◆这是我在汤满村收养的干女儿孙若央宗。我去汤满村时，听说她的父母都生病去世了，小央宗辍学在家已半年。我认她做女儿，送她回去上学。现在她的生活费由我和我女儿田田一起负担，因为她们上同一个年级。田田每年将她的压岁钱拿出一部分来，做她的藏族姐姐的生活费。小央宗现在上初一了，学习成绩不错。

主人。在现代化进程中，这是一种无可置疑的进步，但同时也是某种文化传统的丧失。我们作为一个农业文明古国已经几千年了，现在似乎谁都不喜欢农业文明遗留给我们的遗产。人们把它轻率地拍卖给了现代化，拍卖给了地产商，拍卖给了形形色色的公司，拍卖给了采石场，砍伐者——从石头、沙子到树木，他们什么都要。许多村庄不复存在，许多村庄面目全非，现代化的洪流从城市冲到了偏僻的乡村，带去了人们想像力以外的东西，也带走了人们相伴了数辈人的传统。在现代化的一片欢呼声中，有多少人看到了它背后的失落与悲凉？

那么，让我们逆潮流而行，回到一座座僻静的村庄，寻找一些对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我相信这也不失为一种生活选择。



2002年的冬天，我在一个天上飘着鹅毛大雪的日子里终于走进了尼西乡的汤满村。尼西在当地藏语中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之意。据说这句话是文成公主说的，当年她肩负汉藏和亲的使命，来到这个地方，太阳刚刚升起，于是远嫁他乡的公主说：“尼西哟尼西。”尽管从各种史料上都没有看到文成公主当年从滇藏地区进藏的记载，但在这一带的许多地方，我听到过不少和文成公主有关的传说。实际上你在藏区的任何一个地区，哪怕是后藏阿里，都可以听到文成公主和当地的故事。这只能说明在到处生长传说和神灵故事的藏区，文成公主的故事也像那些自由翱翔在天空中的神灵一样，在藏地御风飞翔。

我在这个村庄里前后呆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写作、看书，和村庄里的藏族朋友聊天、喝酒，那段时光现在想来真的很令人难忘。后来，这座

村庄就成了“我的村庄”。我在这个村庄里有那样多的朋友，甚至还有了一个干女儿，她和我的女儿上同一个年级。

到目前为止，尼西乡的汤满村还不是一个被旅游热开发了村庄，这使它相对完整地保持了一个藏族村庄所应具有的所有特征——宁静，自然，纯朴，牧歌悠扬，山花烂漫，虽然村庄里的日子并不富裕，但是人们生活得不慌不忙，充实幸福。噢，请等一等，我这里所说的幸福并不是指富足的生活，而是指某种怡然自得的心境和生活态度，以及精神世界的充沛和高尚。和中国的许多村庄比起来，汤满村也许还算是一个贫困的村庄，但是你不能轻易地就判定他们不幸福，就像你不能用钱多还是钱少来衡量一个人是否幸福一样。

汤满村的汉语意思为“坝子的尾部”，说坝子也许还不准确，因为这个村庄位于群山夹持的山谷里，山谷连绵起伏，形似丘陵，远处的雪山罗列在它的四周，像村庄的保护神。在藏东地区高山峡谷地带，稍微平坦一点的地方人们已经相当感激上苍的恩赐了。“坝子”只是一个相对于那些崎岖险峻的大山的概念。

我在汤满感受一座藏族村庄的宁静与自然，那么，我该如何来诠释它呢？我想，让我们从那些村庄蕴含的基本元素开始，解析它们，并且认识它们。

1. 农 耕

汤满村的海拔并不算高，但也不低，大约在2800米。可是

◆大山肚子里的村庄，一般建在稍微平坦一点的地方。



汤满村的人都认为自己的村庄气候温和，比起乡政府 3300 多米的海拔，冬天这里暖和得多。汤满村的土地都是坡地，以种青稞、玉米和土豆为主，这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村庄，畜牧业是副业。村民们种这些农作物并没有一丝艺术上的思考，种地就是为了解决温饱，繁衍后代，目的简单明确。可是村庄里的人们却不知道，他们其实就是大地上的艺术家。由于外地来的人首先是从半山腰上俯视山谷里的村庄，在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村庄周围的大地呈现出色彩斑斓的图画。春天时，青稞苗刚刚返青，大地一派嫩绿，映衬着远处的雪山和雪山下的杜鹃花，幢幢藏式民居白墙黑瓦，疏落有致地散落在柔嫩的山坡上，看上去就像一张绿色地毯上的积木；到了夏天，雨季来临，山谷里遍地青稞碧绿如茵，青翠的山冈上云雾缭绕，烟雨濛濛，藏式民居前经幡飘拂，湿漉漉的像梦中景象；秋天时大地金黄灿烂，收获的欢乐从远处的山冈上就可以感受到，成熟青稞的清香随风拂来，还带来藏族人劳动的歌声，让你感叹此景只应天上有；而到了冬天，大地一片洁白，村庄在风雪弥漫中若隐若现，像国画大师的水墨画。我多次在不同的季节从半山腰上的滇藏公路上驱车而过，每次都对那山谷里的村庄感动不已，留恋不舍。它精致而博大，粗放又细腻。人家

◆山梁上的村庄



不过是在种庄稼，我们却在欣赏一件变幻莫测的艺术作品。劳动就是一种艺术行为，或者说就是一种行为艺术，在这个村庄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

这些年随着农业科技下乡活动的开展，人们在农业科技人员的带领下，学会了温棚种植，主要是种反季节蔬菜。过去藏区一般不种蔬菜，有酥油茶就够了。现在人们在冬天也在温棚里种出了青青的蔬菜，当然自己吃得很少，主要还是拿到城里去卖，以补贴家里的零用。孩子上学的学费，家里的油盐钱，出门的花销等，全靠它。只是很多人家目前还购买不起那些大温棚，据说搭建一个温棚要投资两三千元，对许多并不富裕的家庭来说这是一笔大数目。村里的几个温棚有的是靠信用社贷款，有的是比较富裕的人家自己盖的。当没有温棚的人家看着别人挑着一担担的蔬菜到城里换来钱时，他们会用藏族特有的率真告诉你说：“挣钱是很容易的事情，但你得用钱去挣钱。”

尽管这是一句牢骚话，但它是一种开化的讯号。汤满村人总是在既成事实的时候，才会对新生事物产生浓厚的兴趣。我在乡农科站的一个朋友老余告诉我，80年代初期他还是一个刚从农校毕业的小青年，来到村里为地里的庄稼免费打农药，但是却遭到村人的反对。他们说给虫子打农药是杀生行为，会招来冰雹的。地里庄稼的虫子，是从分管瘟疫的魔鬼口袋里释放出来的，请寺庙里的喇嘛来念经就行了，喇嘛们的法力将赶走庄稼上的虫子。

◆五彩的大地



对于深受藏传佛教浸淫的村庄来说，杀生是一种渎神的罪过，哪怕是啃吃庄稼的虫子，藏族人也对它们怀有悲悯之情。老余自己本身也是藏族人，但他学到的知识让他相信庄稼上的病虫害与喇嘛的法力和经文无关。他好说歹说，动员了几户村干部家庭接受他来打农药。那真是一个有趣的场面，面对地里的病虫害，一边是寺庙的人在焚香念经，一边是孤单的老余在人们怀疑的目光中身背农药喷雾器，一人与陈见和虫害奋斗。到秋天收割时，人们发现，打过农药的地里庄稼长势喜人，而被喇嘛们念过经的庄稼，神灵的法力没有得到体现，青稞穗结得稀稀拉拉。到第二年人们把老余的农药看做收成的保护神。

现在汤满村的人们正学会种一些经济作物，像苹果树、梨树等，这些都是在农科人员的帮助下，有人做出了示范，成为第一个尝到梨子滋味的人，其余的村民才会纷纷效仿。曾经和我一起去转山的朋友此里尼玛在州农业局中国和新西兰合作的一个农业项目里工作，他们经常将山区里的藏族人用车接到一些采用了农业新技术的村庄参观，学习怎么搭建温棚，怎么给地里覆盖地膜，怎么种果树。要改革传统的耕作方式需要耐心和引路者，藏族人在适应时代方面其实并不保守。

地里的农活并不很繁重，似乎唱着歌儿就能将一年的农活干完。播种和收获季节是乡村里最繁忙的时候，这时可以看到出去工作的干部、念书的学生，还有寺庙里的喇嘛都会回到自己的家里帮忙。一些劳动力少的家庭会得到亲戚朋友的帮助，或者几家人结成团伙，一起抢收庄稼。喇嘛们在地里劳动是一道特殊的风景，他们穿红色的袈裟与金色的大地搭配得极为协调好看。这些喇嘛平常在寺庙里的花费大多要家里供养，甚至连他身上的那身袈裟，都是父母为他们置办的。寺庙里每天只负责念完早课经后的一碗早茶，其余的粮食都要从家中自带。因此，到收获的季节，喇嘛们回家参加劳动理所当然。同时，这也是喇嘛们回家背粮的时候了。可汤满村的人不这样说，他们会告诉你，这是为佛背去的粮食。

汤满村大约是土地珍贵，又不太平坦的缘故，因此没有晒场，但是人们在地头搭建了一些晒粮架，上面还盖了顶。青稞割下来后，用长长的木叉叉到上面，一层层摆起来，高原强烈的阳光要不了多久就将它们晒干了。这些晒粮架一排排陈列在村边地头，

也算是一道风景呢。当然，更是孩子们打闹玩耍的好去处。

村庄里有两条引水渠，都是在大跃进年代修的，沿着山势的走向从上往下流淌，浇灌着山谷里的几个村庄。人们饮用、洗涮、浇地都用这水渠里的水。山谷下方的几个村庄水量就相对少一些，不得不建蓄水池蓄水，卫生条件也差了许多，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水渠下游村庄里的藏族人从不抱怨上游的人们把他们的水用完了，他们总是那么乐天知命。

◆这是回家修行的喇嘛，因此他要做些农活。一般来讲，喇嘛们在农忙时，都会回家帮忙干活。





畜牧并不是这个村庄的主要副业，但是每户人家都会养一两头牛、几只羊什么的。藏族人对待牲畜大都是粗放式的喂养，一般都是赶到村庄对面的大山上，隔上个把月让家里的小孩去看一下，或者将它们赶到另一个草场。冬天时才把它们赶回来，让我惊奇的是这些自由的牛羊们竟然都不会走丢，也不会被人偷走。它们在山林中自由地觅食。汤满村的人请你吃自家的牛羊肉时，总会夸张地说：“你们城里人把虫草哄抬到几万块钱一斤，我们家的牛从小就在山上吃虫草，你多吃几块牛肉，就等于吃到虫草了。”汤满村的土鸡是真正的生态鸡，个子矮小，但味道鲜美。它们主



◆上/在地头用羊毛纺线的妇女。我好久都没有看到这种手艺了。

◆下/每年秋季，草甸上一种叫狼毒的植物便变得红若落在地上的云霞，虽然诗意壮观，但牛羊却不吃这玩意儿，且它还是草场退化（沙化）的前兆。

要以吃地里、灌木丛中的虫子为食，成天在村庄里四处游荡，自由自在，有的鸡晚上就宿在树上，像一只只大鸟。前几年山谷里修公路，筑路队的民工都来村庄里买鸡吃，把鸡价抬高了。村人卖鸡不用秤，论只卖，不管大小，50元一只，看得上你就拿走。人们似乎并不想和买鸡人斤斤计较。